



每月短篇小說評介之四

冷水潑殘生

季季

篇名：賴索（第二屆中國時報文學獎甄選小說首獎）

作者：黃凡

字數：一萬七千字

發表日期：十月三——四日

發表刊物：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一、賴索年表

年 代 重 要 記 事

民國十六年

△出生於臺灣北部，上有一兄賴允

△早產三個月，全身發青，略有先天不良

△父親在一家供應日本軍部麥芽糖的工廠做工

民國三二年（十六歲）
△讀中學，進入青春期，班上最矮小的一個

民國三四年（十八歲）
△日本投降，臺灣光復

△賴索參失業，不久改賣水果維生

△賴索中學畢業，幫父親在淡水河一帶賣水果

民國三五——

△進入泛亞雜誌做臨時職員

三六年（二十歲左右）
△四個月後蒙韓志遠召見改任正式職員

△加入韓主持的臺獨組織「臺灣民主進步同盟」

民國三七年（廿一歲）
△韓志遠和重要部屬離臺赴日未歸

△被捕。軍事審判判刑十年。

△入獄

民國四一年（廿五歲）
△獄中獲悉母親去世

民國四六年（卅歲）

△出獄，進入賴允的果醬工廠工作

△和父親及賴允一家人到木柵第一公墓憑弔母親

民國五二年（卅六歲）
△結婚。

△賴允在婚宴上宣佈分工廠股份股份給他

民國五四年（卅八歲）
△父親去世

民國六七年（五一歲）
△六月二十四日，在電視新聞裏發現韓志遠自日返臺，重投祖國懷抱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賴索探望表哥

的病。中午後在電視臺前面西餐廳

惘然枯等。七時三十分潛入電視臺

。八點在攝影棚控制室外觀看韓志遠接受「時人專訪」。約八點半，

在電視臺前走到韓面前自我介紹，被人推開，深夜回家，全然的夢醒和幻滅。

二、小說背景

臺灣光復初期，歷時五十年的殖民地時代結束，異族的政治、文化、經濟機構相繼撤離。回復到一個「自由人」的臺灣，彷彿一個新生的孩子，面對一長串大勢未定的考驗，處處顯得手足無措。國民政府派抵臺灣的接收人員，由於不十分瞭解民情，曾造成一些隔閡和紛爭。這個「不穩定」的現勢，使一些有政治慾望的臺灣野心政客更趨向於「臺灣」的美夢。他們在城市和鄉村都曾各自吸收受惑的臺灣青年加入他們各自擁有的臺灣組織。後來由於國民政府大勢漸定，臺灣份子迫於時勢，重要負責人紛紛遠赴日本；以日本作臺灣組織的聯絡站。

「賴索」中的韓志遠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野心政客。

這是追溯「賴索」這篇小說的時代背景時，首先

必須認清的一個時代轉變的政治背景。

其次，賴索的出生背景，也是頗值得探索的一環。賴索的父親家無恒產，「不認得幾個字，身體也不够硬朗，却要養活一家人。白天在一家供應日本軍部的麥芽糖工廠」做工，每天必須在一個個鐵皮罐子上跳來跳去，「一天要跳上跳下幾十次，兩腿因此變得粗粗壯壯的，身上却依然長不出什麼肉」。賴索成長過程中，常聽母親埋怨「沒有過一天好日子」；聽父親埋怨「拼了老命賺錢」，以及父母間因為貧窮引起的種種口角。賴索爹生活不如意，似乎並沒有像別的男人去動動腦筋，設法改善家庭經濟；只是借酒澆愁，「把什麼好機會都喝掉了」。就那樣苟延殘喘近二十年，臺灣光復了，「本地人起先不知道怎麼辦才好，賴索替日本人工作的父親，過了幾個月才定下神來。便在中央市場附近租了間房子，做起水果生意來。」

當年十八歲的賴索，雖然中學畢業，卻沒找到合意差事，只好推着板車幫父親賣水果，「沿着淡水河建立了幾個據點」。如果就生命階段加以區分，那個階段的賴索是「經濟不穩定」、「精神貧乏」、正在

睜大眼睛向生命探索的階段。這個階段，最容易受到所謂「理想」、「信仰」的感動。賴索，便在那樣的狀況下，近乎受騙的加入了「臺灣民主進步同盟會」。他受到「組織」的指示，出去散發政治傳單；在菜場和在大學門口同樣散發。他當時很崇拜韓先生，相信韓先生會帶他走向美麗的未來。但是韓先生發覺情況不利後，爲了自保而撒手遠走日本，却留下賴索之類的「黨羽」爲他入獄受罪。

嚴格說來，賴索是一個心智一直沒有成熟的人。他並未覺悟自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裏的兵卒，也不覺得坐牢是一種生命的苦刑。出獄後，他工作、結婚、生孩子、置產，一切都由他人安排。他好像一縷寄寓人間的遊魂，把一切都看得不在乎，什麼都無可無不可；「韓先生是他最後一個崇拜的人，後來他就學會了不崇拜任何活着的人。」

但是韓先生終於也和過去的一些臺灣份子一樣，認清「不可能的事實」，重返祖國懷抱了。賴索知道了這消息，在三十六小時之內一心一意要去見見久別的、年已快七十的韓先生。他相信韓先生一定還記得他，而且見了面會說些對不起之類的話，他則要對韓

先生說：「好久不見了」。然而，「我心向明月，明月照溝渠」，韓先生根本不記得當年攜手奮鬥的「同志」，賴索未能把話說出口就被人推開了。這個結局，是賴索生命中「一個結束、一個開始、一個起點和一個終點」；結束的是一長串渾噩夢幻，開始的將是清醒實際的人生。

賴索在近午夜時回到家，「停止了一切動作，慢慢地抬起頭來」。他開始清明的回想他的過去。這裏是整篇小說的結束，而恰好是回溯整個故事的開始。

三、情節

「銀幕上出現韓先生疲倦、威嚴的臉孔，時間是六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這一天對混亂如常的世局並不重要，也未曾賦予這個世界任何新的意義。但是對於端坐電視機前，表情複雜，時而憤怒、時而沮喪、時而沉思的賴索而言，正是一連串錯亂、迷失、在時間中橫衝直撞的開始。」「一陣激動過後，他進入臥室，一邊哭泣，一邊抓自己的頭髮」。直到他太太「發出茶壺一般的鼾聲」，他才「披衣而起，站在陽臺

上，面對滿天繁星、夢幻的過去和不可知的未來」：

從這個「現實序曲」開始，黃凡把賴索置身在一座漆黑、龐大、空無他人的電影院裏，獨自一幕幕觀看過往的自己；並且帶着自我批判的意味。

這天晚上，他剛剛在電視新聞裏看見韓先生自日歸來，言談已和過去完全不同，他心緒激動不寧，才知過去的「理想」只是一場空幻。他對過去的回想，也就從受了這「理想」之害的「牢獄」開始。首先，賴索在銀幕上看到從監獄出來已三十歲的自己：「身上穿一套舊灰呢西裝，骨瘦如柴（患了慢性胃病），眼角堆滿了皺紋，眼睛老是望向自己脚尖，爲的是迴避任何人的眼光」。那時他正站在大哥賴允面前，向他要求一份工作，並且保證「什麼事我都能做，我不會惹任何麻煩的。」接着他又往前看到自己接受軍事審判；更往前則看到在大學門口散發傳單，而同時韓先生和幾個重要部屬已赴日本，「一切就緒，韓先生便開始爲他日後四個混血小孩儲存大量精子，和在六十七年這一天，於電視上爲他重歸祖國懷抱的演講稿搜尋資料。」

時間再向前推移，賴索看到獄中的室友杜子毅，他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是長着「圓圓的臉，一副他自己嘴裏的小資產階級模樣。」臨終時告訴賴索「永遠不要相信別人」。賴索記住了這句話。

雖然記住這句話，但是出獄八年後，賴索終於結了婚，有了一些工廠股份，把生活的一切都交給太太處理。除了結婚，他又看到自己先天不良的提早出生，看到就學當中日本老師的威風和日本投降後在街道邊販賣日用品準備回日本去的卑憐情景。

然後銀幕很快轉換到光復後他幫父親賣水果，到泛亞雜誌工作，認識韓先生，加入「臺灣民主進步同盟」。又看到在夫婦生活中，肥胖的太太常壓在他身上，使他聯想起在獄中和胖子杜子毅吵架，杜的龐大身軀壓在他身上時的窘態。

從他的夫婦生活，往前回溯到他父母的婚姻生活，父母常爲貧困生活口角，爭論貧窮和知識的邏輯關係，決定讓阿允工作幫忙家，讓阿索去上學，將來「有出息」。他的婚姻生活則是物質無缺，精神空虛，他父母的婚姻則物質不好，精神壓力也越大。父母的婚姻和他的婚姻交替映現，似要比較而却無法比較

。因而，接下來的阿宗表哥的婚姻生活，內涵就完全迥異。阿宗表哥生活富裕，體力充沛，看起來幽默、狡猾，凡事興緻勃勃，六十歲了還在外邊養着情婦，住在醫院還想盡辦法要出去和情婦一訴衷情，表嫂防不勝防，却也無可奈何。

時間漸漸往後移，移到六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這個起點兼終點的種種過程。上午賴索去醫院探望了阿宗表哥的病後，就到韓先生要接受「時人專訪」的電視臺對面的西餐廳，在那裏焦急而枯乏的等待。到了快下午六點時，「那個飽經憂患、被糟蹋了的頭顱，正垂靠在塑膠軟皮的沙發上，在西餐廳柔和、曖昧、虛假的燈光下，彷彿生氣全無。凹陷的兩頰，覆在額頭上的幾根灰髮（禿頂黯淡無光），鬆弛的皺紋，蒼白乾燥的嘴唇。這就是真正的賴索，內在力量消失殆盡的賴索，身為榮耀、進步、合作、天之驕子、人類一份子、醒着、睡着、悲傷、快樂（他笑起來，像個羞怯的小女孩）深受七情六慾所苦的賴索。」然後，他「走進黃昏中筆直寬暢的仁愛路，重新感受到夕陽餘暉所散佈的那種神秘生命力」。他有些後悔這時不是在家中和太太、孩子共進晚餐、共同觀賞電視；「

在傷感、慶幸、或者無所謂中結束這一天」。他坐在人行道的長椅上，「天色漸漸暗下來了，路兩邊的水銀燈，像點燃一長串無聲的鞭炮，整條街一下就明亮起來，賴索的眼光，隨着一閃一閃的車燈，一直瞧到街的盡頭。他究竟想到那裏了——他的童年、青春期、婚姻然後是莫名其妙的中年。他這一生，說一句洩氣話『交了白卷！』他丟了賴家的臉。賴允大哥現在很有錢了。他照顧這個唸了書的弟弟，替他成了親，給他工廠股份。賴索參過世的前一天，還哀傷的瞧着他們，說：『阿允，要看顧你弟弟。』」

賴索在訪問前半個鐘頭抵達電視臺。他在門口守衛尚未來得及反應之前，昂首闊步而入。守衛瞪着他矮小、生動、黑色的背影，想着這個傢伙到底在那裏見過。

賴索就這樣冒失的闖入這棟迷宮似的建築。這是個現代科技融合了夢幻、現實、藝術、美、虛偽、誇大的綜合體。他從一個攝影棚到另一個攝影棚，從一個時代，進入另一個時代。賴索在明朝停留了五分鐘，在清朝張望了一下，在八點前一刻，走進了自己的節目。」賴索看到「身着淺藍色西裝、裁剪合身

，泰綢襯衫領子翻在外面的韓先生從化粧室走出來。他的步伐穩健、容光煥發、精神抖擻、就像要步上演講臺一般。」韓先生在接受電視臺記者訪問時，說了一套動聽的話：「我衷心感謝政府寬大為懷的德意，我在日本幾十年，無時無刻不在悔恨之中，我對不起我的祖先，對不起全國同胞」，並且還「握起拳頭槌了桌子一下，『共產黨害了我！』」

這一幕馬上和三十年前的同一幕重疊在一起。三十年前韓先生也曾如此慷慨激昂的槌着桌子，「面對臺灣民主進步同盟的三十五個會員」聲嘶力竭問着：「國民黨憑什麼？各位說說看。」

下一幕很快又回到韓先生的談話，說着他下飛機後看到臺北這個現代化都市時的驚異，比較他到大陸訪問，對共產黨陰謀的看破。於是賴索又看到獄中的胖子不屑的對他說：「我們有馬克斯主義，國民黨有三民主義，你們呢？你們什麼都沒有！」當時賴索的答覆是：「我們有韓先生。」在獄中他仍「相信」韓先生是他的「救主」。

而「情形跟三十年前完全不一樣了。現在賴索用七十年代的頭腦，來評論四十年代發生的事情，他佔

了絕大的優勢，他佔盡了便宜。」「賴索在三號影棚的角落裏，拆穿共產黨的把戲，他可得意極了。」

「節目已經結束了一段時間，賴索還站在門口的臺階，不管怎麼說，他要等一個人。」然而等韓先生走出自動門走下臺階，賴索攔上去打招呼、報名字，說明自己是「泛亞雜誌的」、「那個賣水果的……」韓先生却說：「我不認識你！」韓先生被人簇擁着進了汽車，「電視臺巨大的陰影，彷彿一個無窮無盡的惡夢，一直延伸到街道的另一邊，整個世界忽然只剩下他一個人。」

「我是賴索，我是賴索，」他結結巴巴地說，「我只想說，說，好，好久不見了。」

四、人物

就短篇小說的範圍來說，「賴索」敍及的人物共有三十多人，似乎是太多了。但是這些人物都很真實，他們圍繞着賴索這個主角，用各種行為、對白來陪襯賴索的生活、思索、體悟，讀來讓人覺得親切而自然，彷彿那些人就是你的同事和街坊鄰居的化身。

若要詳加分類，圍繞着賴索的人物，除了那在他精神上像一巨掌覆蓋的韓先生外，其他在賴索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只是他的家人：他父母、他大哥、他太太、阿宗表哥夫婦以及獄中室友杜子毅。沒有知心的朋友，這在賴索生命中的一個很大的缺陷；這缺陷也顯示了他生活的孤獨和閉鎖。

生在民國十六年的賴索，「才七個月大就迫不及待地从他母親的肚子裏鑽出來，對着還沒有準備好迎接他的世界哇哇叫了幾聲。他母親臉色蒼白的躺在一邊，父親則穿着一件軍用內衣，不停地搓着雙手，滿頭汗水，一滴汗忽然掉在嬰兒的鼻尖上，這是人類最早認識下雨的記錄」。按照一般婦產科醫生的說法，七個月出生的胎兒，危險性高、存活率低，但是生下來身上發青的賴索，在助產士替他泡了藥水用棉布包住後，竟然好好的活下來了。但是因為早產和泡了藥水，他「越長越醜」，上學時是「班上最矮小的一個」，中學畢業後幫父親賣水果，「偶而會找錯錢，而且嗓門也小」。加入「臺灣民主進步同盟」後，他「在大學門口散發油印的傳單，結結巴巴地唸着傳單上的句子，他的怪模怪樣，吸引了來往學生的注意，他

們甚至笑了起來」。所以，「就理論上說，他實在只是一隻老鼠而已，他打其他囚犯的小報告，爲的是使自己更像一隻老鼠。二十一歲時，他在軍事審判官面前，曾經表演了一次男子氣概。他慷慨激昂、唸唸有辭、乃至聲淚俱下。結果並不理想，因爲他只是個無關緊要的小人物。」在獄中和杜子毅打架，他被杜的龐大身軀壓住，「奮力掙扎着，口沫橫飛，濺得胖子滿臉都是。」胖子威嚇他：「你再鬼叫看看，我就掐死你。」他於是真的安靜了下來。他活到五十一歲，還只有四十六公斤，看起來瘦小、黝黑，有點滑稽。這樣的一個像小丑般的人物，站在人羣裏都是最不顯眼的，但他內心却有着固執、堅忍的一面；雖然這固執和堅忍是天眞且近乎可笑的。漫長的三十年中，他入獄、出獄、結婚、生子、工作、在家扮演一家之主，始終是一幅順服的臉孔和脾性。他從來沒有發過脾氣、沒有大聲說過話、沒有對別人的意見表示相反的意見；對他來說，除了韓先生是心裏的偶像外，世間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一切都像日昇月落那麼平常、那麼理所當然而無所謂。直到韓先生歸來，賴索受到了狠狠的一擊，才從漫長的噩夢中醒來，發現自

已受騙了三十年！而這時，他已五十一歲了，剛剛跨過了中國人所說的「知命之年」！從這個角度來看，似乎醒悟得還不算太晚！

賴索這個角色，另外讓我們聯想到讀書人的「實用」問題。賴索生長在一個工人家庭，父親和大哥都做工來讓他讀書，期望他將來「有出息」。所謂「有出息」，是指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賺更多的錢。但是讀了一點書的賴索，似懂非懂的從別人的理論裏學到了一些「批判」社會制度的皮毛，聽信了野心政客的一些「改革」高調，一心一意以為那些唱高調的人可以「拯救」像他父親那一類苦幹終生而仍一無所獲的「無產階級」。然而整個故事的發展，讓我們清楚看到野心政客的「失敗」和賴索的失敗。反而他沒有讀書的哥哥賴允，已由一個工人奮鬥成一個大老板，讓他們的父親在七十二歲因心臟衰竭臨終之前，「在榮民總醫院的特等病房裏……房裏寂靜無聲，只有窗型冷氣機發出輕微的嗡嗡聲」，而那時，他的父親還不忘叮嚀賴允：「要看顧你的弟弟」，賴索站在一旁「淚流滿面，鼻頭都哭紅了。」一個三十八歲的男人，還得父親在臨終叮嚀別人照顧他，也就可以想見他在父親

心目中的份量了！而這個男人，是他父親「拼了老命賺錢」讓他讀書的「讀書人」！

當然，並非所有的讀書人都像賴索這樣的「沒有出息」；讀書人求得功名利祿的人並不少，賴索的問題出在也許書還讀得不够多、不够有豐富的知識和智慧來分辨某些理論的虛實和對錯，因而產生了自我認同和盲目崇拜的偏差。第二屆時報文學獎負責小說評審之一的名小說家白先勇說：「賴索的故事是一個小人物在大時代中被出賣、被捉弄、被命運與現實打敗、擊倒，而妥協、而臣服的一幕鬧劇，突梯滑稽的語調下，深埋着無奈的悲涼。」

韓志遠，在「賴索」中的出場不多，說的話總共加起來不到二十句，但是作為一個所謂的「政治人物」，他的陰影自始自終籠罩全篇。黃凡沒有對韓志遠的外貌多加着墨，我們看不出他是矮或高、是胖或瘦，或是「身材中等」。但是幾次出場的描寫，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精明幹練、善於見風轉舵，近乎狡猾冷酷的形象。這個角色，很容易讓讀者聯想到民國四十年左右一些離臺赴日的臺獨份子；二十年後看到臺灣政治局面安定、經濟繁榮，相繼掉轉風舵，「重投祖國

懷抱」。從目前的政治利益而言，類似韓志遠這類角色的歸來，是一則可喜的事實。韓志遠之所以使人失望和不屑，是因為他完全基於現實的個人利益，冷酷的否定了過去的「理想伙伴」。一個真正偉大的政治人物，首先必須是個懂得體恤和關愛他人的人道主義者；韓志遠離這個標準尚遠，充其量只是個有個人政治慾和權力慾的「政客」！賴索崇拜這樣一個人物，本身就是一種愚昧；長期的崇拜，則註定是一種悲哀。

賴索的爹，在民國五十四年去世時，年高七十二歲。以此推算，他出生在民國前十八年，當時日本據臺已二年。因此，民國三十四年臺灣光復時，他已五十二歲了，是一個典型從殖民地時代走出來的人。日據時代他既沒有學識也沒有土地，只能依賴勞力做工養家；連讓兩個兒子中的一個兒子上學，都要和太太爭論良久才有定案。日據時代末期，他和家人飽受美國飛機轟炸臺灣的逃難之苦，因此光復後仍常訓誡孩子：「吃飽最重要，有錢不要買這個那個，等到逃難的時候，衣服能吃嗎？」他「好像這輩子都在逃難，他被美國飛機炸怕了。」他辛勞工作半生，貧苦依舊，五十二歲那年還得改行去賣水果才能維生。本來指

望阿索唸了書有出息，將來能享福，却不料阿索唸了書竟去入獄十年，一輩子讓他操心。所幸沒唸書的阿允做了果醬工廠老板，晚年過着富裕生活，住在醫院臨終前，兒子還安慰着他：「爸，你會好起來的，下個月我們陪你去東南亞逛一逛。」可見他的生活已進入佳境了。

在命運和造型上，賴索爹和賴索其實有許多類似之處；他們同樣辛勞、乖順的工作，同樣對家庭盡着本份的責任，同樣活得不如意。特別是在工作的造型上，賴索爹在麥芽糖工廠成天在鐵罐間跳上跳下和賴索在果醬工廠工作，在過濾機前呆望「糖液從管子的一端穿進像個巨型炸彈的過濾機，再從另一端出來……」其中的差異只是機器取代了人力，賴索不必像他爹那樣付出努力了。

至於賴索的媽和賴索的太太，則是兩個不同的時代的不同女性的典型。賴索的媽媽生活在貧困之中，精神不佳，喜歡埋怨和嘮叨，死時賴允的事業尚未發達，賴索還在獄中，一輩子真的「沒有過一天好日子」。賴索的太太拜大伯贈股份之賜，結婚後生活無憂，肥胖豐滿，熱情樂觀、精力旺盛。她替賴索生了三

個小孩，另外還買了兩種法院拍賣的樓房」。她「好像隨時隨地準備爆炸，隨便就拿起水龍頭沖洗一切。」「她的鄉下親戚上來時，她帶他們上臺北聽歌、在飯店裏用餐，鄉下人被大城市的氣派給嚇住，他們張大着嘴巴，半響說不出話來。賴索太太這時可就興奮極了，她的聲音出奇地溫柔，一邊用眼角瞟着一臉無奈的賴索。」對她來說，生活似乎很簡單：性、生孩子，教養孩子，烹調、清潔、購物、某些炫耀和滿足，如此而已。她主動而積極的活在這套生活哲學裏，即使晚上以六十公斤的體重壓到四十六公斤的賴索身上，似乎也沒什麼罪過。這樣單純而清朗的生活態度，和五十年代後經濟改善、健康進取的大多數現代女性的生活觀頗為吻合；可說是她們的縮影。不幸的是，在賴索心目中，「她好像不需要任何東西」因為「她什麼都有了」而又「什麼都沒有」！她活在賴索的生活裏，甚至在他的肉體裏，但却似乎沒有活在他的心裏。他記憶中的一處隱僻、孤寂的角落，是她從未看過和觸及過的！

阿宗表哥夫婦，和賴索父母及賴索夫婦相比，又是另一個典型。阿宗表哥夫婦是現代工商社會一些所

謂資產階級者的縮影：「表哥都六十歲了，依然滿面紅光，每天清晨五六點就起身到北投泡溫泉，然後步行到山下的情婦家吃早點。回到家裏，表嫂已經在廚房裏忙得團團轉，阿宗表哥便躡手躡腳的走到他太太背後，照她屁股就是一掌。表嫂叫了起來，表哥就說，『今天吃什麼好菜？』一臉無辜的樣子。」生點小病就被太太逼着住進高級的醫院，不讓他穿鞋子、打電話（以免去和「那個女人」聯絡）。賴索去醫院看他時，他「赤着腳在藍色的地毯上來來回回跑了兩圈，他穿一套絲質睡衣，臉孔脹得通紅，凸出的小腹和下巴上的贅肉因此顫動不已。」賴索坐在病房內，只聽表哥夫婦不停為表哥的出院問題爭吵。表哥自認沒病，可以出院了，表嫂則說：「你表哥不但病沒好，還影響到腦神經！」她知道阿宗外邊有女人，心急力拙，好不容易逮到把丈夫送到醫院住院的機會，正巴不得丈夫最好在醫院受她的「照顧」，可以完全隔絕掉丈夫和那女人的音訊。明知這妄想是不可能、是一種心理上的病態，但是，在「病房」裏，這病態也就成了理所當然！誰也不知道這對夫婦將在何時走出「病房」！

杜子毅，是另一個生了「病」的人。他執信共產主義，精神上崇拜馬克斯，實際生活裏却是個自私、貪心、好佔別人便宜的人。「他對受過教育的人說：『分富人的錢』，對知識份子說：『階級鬭爭是社會進史的動力』，對自己說：『不要後悔』，但是杜的家屬探監送來的食品，他從不與人分享。」對賴索家屬送來的食物則「一把抓住」，幾分鐘後，「他的胃裏就塞滿了食物，心情頗為愉快」。他臨終前告誡賴索：「永遠不要相信別人」，但「臉孔先脹成豬肝色，慢慢越腫越火，然後就放了個莫名其妙屁」，死了。這個「莫名其妙屁」，對崇拜馬克斯的人而言，真是最有力的嘲諷！

五、賴索和何索

黃凡似乎毫不避諱他對猶太裔美國作家梭爾·貝羅及其作品的執愛，「賴索」和貝羅的代表作品之一的長篇小說「何索」(Henzog, 一九六一初版)的中譯名僅有一「姓」之差。「何索」是一個專長思想史，擁有博士學位的歷史教授，情感生活却飽受挫折

，內心自成一個閉鎖的孤立世界，喜歡用寫信、筆記和喃喃自語發出他對這世界的埋怨、期許、傾訴；是他心靈上和世界作無形溝通的通路。梭爾·貝羅把「何索」的現實置放在他的感情第二次遭遇挫敗的前後，再以靈活的對照手法，節節呈現「過去」的種種歷程和糾結。時空跳躍和場景轉換的快速，在整部小說中顯出紊亂、晦澀的興味，讀者必須十分有耐心的閱讀，才能透視到「何索」在過去與現實中掙扎、沉思的心路歷程。

和「何索」的身份相較，「賴索」似乎「小」了許多。他出身卑微、學無專攻，聽信一些皮毛理論就執迷不悟，三十年渾噩生涯，心中一處孤立的角落供奉一座「活神明」，無人能觸及和瞭解。直到這個活神明重返他的生活世界，事實才擊碎了他心中的孤立廟堂，心懷感傷和坦蕩的走入豁然之餘生。

在時空跳躍和場景轉換的處理上，「賴索」和「何索」有許多相似之處。甚至那種混合着詼諧、嘲諷、冷漠的語氣和時而以單一觀點時而以全知觀點敘述的技法，也頗為類似。「何索」有長篇大論，「賴索」則有一些精簡的真知灼見。黃凡願意採取這種在文

學上頗使人忌諱的「低姿勢」作為「賴索」的出發，相信是經過一番審思和考量的。而事實上，這種「低姿勢」並無損於「賴索」在中國現代小說中的重要性。

以下是第二屆時報文學獎負責小說評審者對賴索的一些評語。

李歐梵：

「『賴索』是一篇非常震撼人的作品，一般人不敢寫的題材，作者寫出來了。他用的是十分西化的技巧，但是實質上，非常適於表達七十年代末期，現代化都市的一些風貌。這是繼『鄉土文學』之後，更密切地配合了城市社會的發展的創新作品，寫的是『都市人』。主角『賴索』，不是英雄，不是大人物，也不算小人物；不是知識份子，也不是農民工人，是一個「無法歸類」的人。……作者之所以放棄平鋪直敘的寫法，十分紊亂地去處理時空，是因應着作品內容的需要而運用的。廣義地說：現代生活支離破碎，主角的思想也是都市生活的投射，所以作者用了這種支離破碎的文體……」

鍾肇政：

「這一篇作品充滿了一種歷史感，把臺灣光復前後一段時間，直到最近的目前，這種歷史的演變，都用間接的方式把它交代出來。……憑藉這個人大半生的種種遭遇，交代出歷史的演變，這種歷史感的表現，我認為是最了不起的……」

白先勇：

「我覺得它所寫的，是真正能够反映現代的文化和政治氣候的一篇小說。我想，在這個時代，最痛苦的是失掉政治信仰的一種幻滅感。這篇小說，深深的刻劃了這個人，年輕的時候有他的政治理想，但是經過一連串的被出賣——被政治信仰的出賣，一種無奈的感覺，我覺得他寫得很好。……基本上，這是一篇諷刺小說，有非常重要的政治諷刺。我個人的基本態度，是反對政治干涉文學的。但是我覺得在我們這個時代，文學可以批判政治。我想這篇小說是以對政治的諷刺為題材，反映了這個相當尖銳的問題：諷刺臺灣、馬列主義的信仰者，還諷刺了日本人、工商社會、現代文明，都加以一種精微的、很間接的手法來加以諷刺……」

這三位評委的評語，各有不同的角度和客觀的考

量，綜而觀之，對「賴索」是十分適當的評估，也給廣大的讀者指引了一部分欣賞的取向。

現年二十九歲的黃凡，本名黃孝忠，臺北市人，中原理工學院畢業，讀的是「工業工程」，現在在一家食品工廠任職，據稱到目前為止只寫過四篇小說。但是就「賴索」的成就來看，黃凡寫小說的準備工作已做了許久，有了十分洗鍊而精確的效果。我所說的「準備工作」，是指廣泛的閱讀、敏銳的觀察、深刻的沉思和過濾。

——「我只是觀察者，不去妄加批判，最多只是一點幽默感。世界就是如此，也許會無奈；人們就是如此，也許會犯一些錯誤，但是這些都很真實。」——

基於「觀察」和「真實」，黃凡有勇氣和毅力寫下「賴索」，是一件讓人感到驚異的事。而「賴索」能在時報文學獎甄選小說中斬獲首獎，也顯示了本屆評委的眼光和勇氣確有高人之處，值得幸慰。

臺灣自光復迄今，由於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環境，斷斷續續受到左傾份子和臺獨份子的滲透和干擾，政府面對這個局面，一直在力圖改善現狀，求取更大的穩定。敏感的小說家們也許惟恐「動輒得咎」，在小

說中對與現實有關的政治問題一向不願輕易觸及；如偶有觸及，往往也只是「點到為止」或「避重就輕」。黃凡能突破這個心理重圍，一方面顯示他有比別人更冷靜而深刻的觀察，因此在小說中探討政治問題能避重就輕而又能知所輕重；另一方面，他能把觀察沉思所得付諸行動，在小說中表達出來，則顯示他觀察到政府對政治事件的處理，已有了更為寬廣而富彈性的角度，小說家不必再對政治「諱莫如深」了。

從「賴索」出發，黃凡已顯出了強打者的姿態，但願他繼續揮棒，為中國現代小說續締佳績。

讀者作者的意見是我們最重視的，我們歡迎各種批評文字或信函，凡在回聲欄中刊出的信函，如在千字以上，當按本刊稿費標準致酬；其餘短信，我們一律奉送本刊兩冊。